# 過庭錄

過庭錄卷十二

漢高帝困辱賈人

漢書高祖紀問豨陳豨將皆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按此高祖深知賈人之爲害故令賈人不得依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爲吏意在變風俗非以別流品也荀子榮辱篇云有賈盜之勇者以賈與盜並稱則儒者之賤賈人也久矣

淸廟之守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守隋經籍志亦作淸廟之守按守疑官字之誤按呂氏春秋當染篇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

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魯請郊廟禮而王使角往則正是淸廟之官藝文志墨家有尹佚二篇佚卽史佚角葢佚之後

## 輸之司空

賈誼傳輸之司寇編之徒官注師古曰司寇掌刑罰之官桉漢哀帝時始置司寇見哀帝紀則誼時無此官司寇當作司空傳寫之誤下司寇小吏寇字亦空字之誤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此可證本傳司寇之誤竇嬰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

不讎刻繫都司空此都司空主罪人也杜周傳補軍司空注蘇林曰主獄官也說文獄司空也从犾臣聲復說獄司空按復說二字有譌脫盖取獄司空以證司空之訓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則有都司空有軍司空有獄司空則凡名司空皆主獄事賈子新書階級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按此寇字亦當作空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則新書亦作空

功無原

王莽傳功亾原者賞不限按釋言原再也猶言功無與二也

幼寤聖君

敘傳下萬石溫溫幼寤聖君注鄧展曰爾雅寤逢遇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云遻逆遇之也非謂寤也按今爾雅釋詁遘逢遇遻逆也遘逢遇遻見也蓋鄧氏所据爾雅遻字作寤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毛傳云晤遇也古晤寤字通詩寤辟有摽說文日部引作晤辟有摽可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寤言則毛公時爾雅遻亦作寤也寤亦與遻通遻說文作啎逆也史記鄭世家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即左傳所云莊公寤生驚姜氏蓋謂逆生故云生之難也此正謂萬石幼遇高祖耳不必言

慼寤也釋言遻寤也郭注云相干寤音義遻五故反孫本吾字作午吾補反寤五故反梭莊子達生篇音義引爾雅云遻忤也郭注云謂干觸經典注並異今爾雅知當時本有不同故陸氏兩音互異釋言之遻可作遻則無疑於釋詁之遻亦可作寤遻遻迕並隸書之俗字故經典多作寤字與晤字也

四始五際

後漢書郎顗傳顗上書陳消災之術中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梭顗言四始五際並本齊詩章懷以毛學解四始者誤

漢代浮屠黃老爲一家

後漢書楚王英傳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注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淸靜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桉此數語佛道已盡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又襄楷傳延熹九年

楷自家詣闕上疏末云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注浮屠卽佛陀但聲轉耳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旣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注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其守一如此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又三國魏志烏丸鮮卑傳注引魏略曰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靑如靑絲乳靑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

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閒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敎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此据此則佛入中國與黃老爲一家恭讀御纂子史精華詳列佛書與老莊列子相出入者顯然明白故錄其所由焉

蒼梧桂陽不能用馬車

後漢楊璇傳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

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置馬數十乘目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賊衆波駭破散棲蒼梧桂陽之地至今山路崎嶇不能行馬車識此存疑

韎任朱離

後漢陳禪傳尙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旨雅旨南韎任朱離注小雅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葢見齊魯之詩也按忠奏言韎任朱離正釋以南之義而非詩辭注說非也

元黃變色

後漢文苑傳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變色馬鹿異形乎章懷引史記趙高指鹿爲馬事元黃句無注禮器記或素或青鄭注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爲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咸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正義曰鄭云胡亥既近相傳卯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按此事他書皆不見康成注禮與崔琦所

言同自必有本矣文選西征賦野蕭變而成牖苑鹿化以爲馬注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則又有束蒲爲脯事

盤古爲國名　槃瓠爲盤古之譌

廣雅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歲分爲十紀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續漢書律志載蔡邕議引元命包乾鑿度與廣雅同史記索隱三皇紀稱圖緯所載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則漢魏時無盤古氏之說惟任昉述異記云吳楚閒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桂林有盤古氏廟今人祝祀又云南海中盤古國今人皆以盤爲姓昉按盤古氏天地萬

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隋唐志俱不載任昉述異記四庫目錄以爲半眞半僞之書當是宋集舊說而成按此則以盤古爲陰陽之始始見於述異記而荒誕無據今湖南猺人多有盤姓自云盤古之後又凡有苗猺處多有盤古廟則所云盤古國人皆以盤爲姓及桂林盤古廟其說自可信盤古自爲南方荒遠之國爲蠻夷之祖謂之南海者海之言晦不必在海中左傳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楚都亦去海甚遠後漢書南蠻傳云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女聞之

以爲帝王下令不可違信固請行帝不得已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迹不至章懷注曰今辰州府瀘溪縣有武山黃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望石室如三間屋遥見一石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桉今山谷間異石每有人物鳥獸之形所謂槃瓠象者定由傅會南蠻傳又云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言語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章懷注引干寶晉紀曰武

陵長沙廬江郡夷槃瓠之後也通典駁槃瓠之說曰按黄金周以前爲斤秦以二十兩爲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宜自周名氏瞌皆以爲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羅泌路史以南蠻傳之語本風俗通按今存十卷之風俗通已非完書並無此語仲遠俗儒書多俗說亦不可信更恐羅泌依託之辭蓋盤古槃瓠聲相近當時鄙棄蠻夷故相傳以槃瓠爲畜吳楚間多蠻夷欲自尊大遂以盤古爲天地萬物之祖二者皆不可信要之槃瓠卽盤古之譌南海之一國是蠻夷之先祖當不外乎人類也

路史有混沌氏在天皇之前其注云卽代所謂盤古也

則盤古在天皇前始於路史然猶未顯然列盤古之號校史記索隱本河圖及三五歷爲三皇紀其渾沌氏在人皇以後其前尚有五龍燧人等十代不得如羅氏所云

沈佺期自樂昌郡入郴州詩云兹山界夷夏天險橫寥廓太史漏登探文命限開鑿北流自南瀉羣峰回衆壑又云崖留盤古樹澗蓄神農藥拔唐人言盤古僅見此詩然自樂昌入郴正廣東湖南界接皆羣搖所居所謂盤古國與盤古氏墓皆在此故有崖留盤古樹之句又帝王世紀言神農崩葬長沙今傳神農陵在茶陵酃縣閒地亦與郴近故云澗蓄神農藥也御覽七十六卷引徐整三五歷紀曰

溟涬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起有神靈人十三頭號曰天皇有神聖人十二頭號曰地皇有神聖人九頭號曰人皇天皇地皇人皇為太古按徐整亦本圖緯以開闢起人天皇又見一書引徐整三五歷議云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日長一丈云云語極荒誕依託偽造之辭也

## 諸葛稱葛氏

蜀志後主傳注引魏略曰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政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吳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又蜀志諸葛瞻傳瞻工書畫强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氏之所為也

單複

吳志呂蒙傳注引江表傳今與相對當有單複又周魴傳魴表中曰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按單複言有表裏掩其情寔也

史書

吳志丁奉傳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按吏書當作史書漢書元帝傳贊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六歲能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書曰教學童之書也不能史書猶言不識字

陳壽

魏書毛脩之傳崔浩言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迹也不爲負之非挾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爲管蕭之亞匹不亦過

乎謂壽貶亮非爲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衂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激攻中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以浩言爲然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荅魏收論起元事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甯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按此二說皆先爲承祚辨誣紛如之喙可以息矣

後年卽明年

晉書杜預傳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中云若當待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桉後年謂後一年即明年也與今以明年之後一年為後年者異預傳又言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桉所言來冬謂當年之冬其時冬未來先言之即謂之來冬也預傳又言預旬月之中又上表云云桉旬月當作旬日

隋書多俗字

繖字作傘韡字作靴見隋書禮儀志人蔘作人參見五行志皆俗字也

劉晏鹽利

文獻通考征榷云唐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增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朝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陵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翔鳳按新唐書食貨志言晏始至鹽利纔四十萬緡大歷末六百餘萬緡者謂晏代第五琦爲鹽鐵鑄錢使其所統在汴滑唐蔡以東食海鹽之地故楊子院即楊州府治通鑑明言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云云（皆新唐書敘吳事不及通鑑之詳審）則大歷末增至六百萬緡亦僅指江淮之鹽焉

端臨以爲舉天下之數已謬食貨志又言順宗時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又李巽傳言自劉晏後賦人脧秏巽莅職一年校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當作增至一千八百八十萬緡巽薦程异爲楊子留後計校增於巽時唐時已有三倍晏時者不必以疑宋時也

道學

宋史道學傳序曰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敎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無一民

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又云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朱子戊申封事云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葢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閒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閒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又宋史林栗傳栗出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本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腳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

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鳳闕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平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敎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既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辨之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深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

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剏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始知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横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梟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按此則道學之名爲君子所不居乃當時小人立此名以排擯君子凡在排擯之列者皆

得入之道學宋史傳道學猶後漢書之傳黨錮也元史
效之失其指矣

閒嘗流覽前史士大夫以名節相尙以議論爲高者以
東漢南北宋及明爲最盛故其君子小人之辨最明而
方其互爲消長則黨禁疊出故東京黨錮之傳北宋有
黨人之碑南宋有僞學之禁葉適上封事云士大夫以
稍務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又云林栗襲
鄭丙陳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則是鄭丙等立道學之
名以攻朱子韓侂胄用事又以道學非惡名乃謂之僞
學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九人以趙汝愚爲首皆一
時正人此道學之名之所由來也宋史道學傳以二程

受業周氏朱子得程氏正傳以周程張邵列道學之首篇而朱子繼之凡程朱門人各以類從傳稱舊史列邵雍於隱逸未當按邵氏得李之才所傳河洛先天之說著皇極經世之書其說出於陳摶摶在隱逸則邵宜類附朱子晦庵文集荅王子合今康節說伏羲八卦乾南坤北文王重易更定此位大概近於傅會穿鑿當審之則邵氏之說朱已有疑詞明道程子謂皇極一書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則亦不甚服自不當與朱程同傳也周子太極圖說首言無極而太極按繫辭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馬融以太極為北辰鄭注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道也是極即是中和太極即中庸所謂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是也馬氏注大衍之數五十其一不用者謂北辰居中不動以其不用故太極即無極故王弼注易云夫有必始於无故太極生兩儀也太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是太極不可謂之有故必明無極而後知太極故黃震云周子所謂无極者實則陰陽互根之太極未嘗於太極之上別爲一圖名無極也此與易古注相通矣周書命訓曰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極亦訓中非老子始言无極也韓愈云道與德爲虛位按韓氏闢老子貴道德而賤仁義之説故曰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而道德爲虛位若曰道德之名一也而實不同儒

者以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君子之道而德爲吉德老子舍仁義而居之則道爲小人之道而德爲凶德耳其說之精當未有過於虛位之說也程子非之葢出於門人之誤錄自孔孟之後異端紛擾惟董仲舒獨言正誼明道韓氏後爲原道學者始知道學爲正宗至濂洛數子窮極性命發揮義理講明切究以歸實用朱子搜輯二程遺書而後洛學大備桉程子易傳不用河洛先天之說作春秋傳謂周正月非春皆合漢儒至其辨天理人欲之分最爲學問入門要路學者守此可以不流於釋氏朱子畢生之學皆在四書而於大學改定前後如古本以誠意爲知本故先云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壹是專

壹即誠也又言正心則云身有忿懥云云知誠意正心皆脩身以內之事而天下國家之本皆在脩身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合之中庸孟子之義無不合後人於大學章句多有異議又朱子詩集傳以鄭衛為淫奔之詩不信子夏序後人亦多改正要之朱子之學自足繼往開來非他儒所能及其小小異同正可與舊說並存也同時有陸象山與朱子立異至以學問思辨者過於自暴棄之人則並駁中庸又以集義為邪說誣民則攻及孟子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又云今之講學者為空言以滋偽習夫曰邪曰偽與陳賈輩之誣道學者何異又謂編論語者亦有病尤為

師心自用輕侮聖言豈能與朱子同日而語乎而王陽明之流猶欲調停朱陸之閒創爲晚年之論固不必考求年月而可斷其傅會者也

# 過庭錄卷十三

## 鬻子

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桉後世說鬻子者不知大道故列於小說）史記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注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桉此注非也說見前）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桉史記言鬻熊子事文王者謂鬻熊之子以早卒故名遂不著自

鬻熊至熊繹已五世爲元孫而與伯禽呂伋同事成王則鬻熊在文王時年過艾耆故爲周師自文王以下三世皆從問道賈子新書脩政語下篇云周成王年二十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按說文鬻从䰜米聲隸省作粥葢其時鬻熊已有百歲卽禮記問百年者就見之也鬻熊老不能就封其後熊麗熊狂當又卒故成王以封熊繹猶伯禽封魯也鬻子書已不傳今傳逢行珪注鬻子乃是僞書惟新書脩政語二篇當采自鬻子凡文王以下問者皆在下篇其上篇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之言皆鬻子所述以告文王以下者也道家之言皆託始黃帝故七略列於道家而以爲人君南面之術所治天

下之書也漢人言黃老知老子亦出黃帝

列子天瑞篇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又力命篇鬻熊語文王曰張湛注鬻熊文王師也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按此引鬻子在脩政語之外

老子

老子著書以明黃帝自然之治卽禮運篇所謂大道之行故先道德而後仁義孔子定六經明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治卽禮運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爲家故申明仁義禮知以救斯世故黃老之學與孔子之傳相爲表裏者也老子稱經始漢以前班固藝文志道家云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

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又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去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此見老子之言皆人君南面之道論語稱爲政以德又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又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皆同於老氏之恉其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卽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謂非眞絕去禮

學仁義如後世道家之言也

道可道非常道椄道者人之所由也常道者不可變易所謂民之秉夷也不可變易之道命乎天率乎性而不可須臾離是之謂常道中庸記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鄭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是知常道卽達道也五常之道實生於天地之始非人之所設故曰命曰性性命之精藏於無而見於有原其始而要其終天下由之百姓由之而莫窮乎道之量是之謂不可道中庸記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卽天命之性所謂仁義禮知信也中節之和卽率性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道爲最初之道唯聖人能知之使別爲一說而求異焉斯爲小道可得而知其量者烏可以爲常道乎

名可名非常名按名者文字之始也所謂脩道之教也道必有所託而傳故聖人以造文字爲急黃帝正名百物命其史倉頡造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言必也正名亦明黃帝之法文字造而歸藏出漢許愼得正名之傳爲說文解字始一終亥一者道生一也道有常道

必繼之以正名而名有常名一生二二生三而指事之法具在三生萬物而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之法不窮謂之六書皆不可變之名也其終亥之義則歸藏之說也歸藏首坤坤之氣在亥乾之氣在巳巳亥之衝乾之通坤也乾位在戌亥之間坤位在未申之間合亥卯未而藏乙乙者坤之所消也合寅午戌而藏甲甲者乾之所盈也午未之合坤之包乾也由是推之而坤乾之義皆見凡干支生死消息盈虛之數皆存乎歸藏故歸藏爲黃帝易也文字之究不出乎一至十之數與十日十二子總爲三十二名而中和天地萬物之道聖人得以言之學者得而傳之而教立矣然正名之法亦本乎

自然故黃帝之先雖未有文字文字已與道俱立至是而發其秘藏百世以來文字日變而莫外乎三十二名故曰常名若舍六書之故而鄉壁虛造不信於當時無傳於後世是名可名者非常名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桉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曰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則名卽字也禮祭法記黃帝正名百物卽黃帝史倉頡作字蓋有字而後有道之名無名者未有文字之前也說文解字曰惟初大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卽無名天地之始也字始一終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坤爲母爲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云萬物之母此首

坤之義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生而靜謂常無欲（所謂無欲故靜）感於物而動謂常有欲又曰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此言妙者性之微眇（妙與眇通）徼者欲之究極充其欲者極其所

至所謂窮人欲者也列子天瑞篇曰死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張湛注曰德者得也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此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謂無欲者不死有欲者有死極死生之際以見道德之精故曰觀其徼也苟能觀其性於動靜死生之際乎其欲以得好惡之中使反躬而復性故性本於天則無欲性感於物爲有欲無欲有欲兩者卽一性之動靜故曰同出而異名易乾爲性坤爲欲故首言欲以明首坤之義

周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張編脩述虞義曰龍謂坤盡兼乾陽故曰龍野戌亥之閒乾坤交位也乾象旣盈坤道至盛陽功旣訖當反入坤中出震牝乾坤德

乃備故上象龍戰也說卦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注云薄入也坤十月卦乾消剝入坤謂此也震爲元黄坎爲血坎者坤之精乾未成震則血而已具有震氣天地合居故元黄也此同出而異名謂性本於天有動靜而爲無欲有欲之異名知有欲之有究極而後知無欲之存於微眇反其所從出之始卽反人坤中出震牝乾益乾元坤元同出於一元指震之初震爲元故曰同謂之元也同謂之元同者合也謂元能合常道常名以究天地之始與萬物之母合無欲有欲之異名而尋其所同出則非元無以得之故楊雄曰元者聘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天下之合常道常名也

元之又元衆妙之門按易繫辭下曰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蓋坤象既立而後乾入坤出震之道乃見元者天德必入坤出震元德乃見故周易於坤上六乃有元黃之名入而後出故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卽繫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以坤成乾之性乾元常存道義出焉乾爲道門坤爲義門道義爲衆妙所存故曰衆妙之門也又按孔子以坤乾之義贊周易故曰元聖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元聖素王之學也於易爲元聖於春秋爲素王典引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善曰元聖孔子也又引春秋孔演圖曰元丘制命帝如行也是歸藏之道卽元聖之道也漢儒揚

雄述太元首中準中孚次周準復中孚坤十月之弟六候也歸藏雖曰首坤不必如周易必以乾之卦畫居前太元中之二八言元黃五六言日月坎離之戰元黃之合周易坤之象於中見之故卦氣起中孚卽首坤之義其義則備於太元凡孟喜京房揚雄之學皆歸藏之學雄所謂元本於老子非雄自創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棪乾始能以美利天下又元元者善之長也歸藏首坤所云美在其中又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又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此陰凝乾元美善不見之家有善卽有惡有善卽有不善故自然之道在混混然得

其生初之靜而自安於人倫日用之閒論語言治民之道曰興於詩養其性情也立於禮正其身體法度也成於樂使其氣和平也而繼之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使知之則皆知矣不使知則直道自在故邪說紛爭由美與惡善與不善之太明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桉人有知覺運動則有矣反於天之命則無矣求道也甚難得之也甚易有不求於無則不能生難不歸於易則不能成故能合於生成之道而性情各遂矣

長短相形高下相傾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

長短高下之勢粲然具在相形者其分相傾者其儀文之別也
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惟和平者始得至而民之長幼尊卑各循其前後而不亂此卽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次序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桉聖人謂黃帝也老子述黃帝之道故曰黃老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叒舜爲黃帝後亦黃帝之道也聖人之事泯乎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境故能處無爲之事聖人之教立乎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之先故能行不言之教所謂先知

先覺者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葢孔子得坤乾之後述黃帝之易而行不言之敎矣

萬物作焉而不辭桉作始也辭與治同說文解字辭治也从𤔔𤔔猶理辛也𤔔理也所謂治者理其亂也萬物之始有善無惡則不能亂故不治也又不辭者受之也萬物之生皆在於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之謂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桉自然而生自然而爲則所生無窮所爲者大有之卽不能有恃之卽不可恃以致失自然之道惟不有則長有其生不恃則無阻其爲堯之欽

若昊天舜命禹平水土皆爲萬世法而無自私之意所謂不有不恃者也

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桉天命所在即居之天祿永終則去之有其去是以不居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不與即不居之謂舜禹之功至今不衰即不去之謂也余卅年前欲爲老子說義草創未成姑錄於此以俟卒業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桉賢多也難得之貨者少也可欲者校多少之數也

道沖而用之桉說文解字引老子沖作盅

若帝之先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不如守中桉帝

之先初也天地之閒二五也乾二五之坤坤受之如槖
之受籥守中即用中六十四卦以坎離爲大用謂乾坤
交也
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
用之不勤按此六句列子引作黃帝之書可見老子所
述爲黃帝歸藏之易谷以受水坤爲地水之所流故曰
谷神神从示𠂢𠂢字从巛巛即坤之古字黃帝始造文字
六書之義皆出歸藏谷神即元牝坤爲牝乾坤合爲易
之門歸藏以坤包乾故曰元牝之門天地根即乾元爲
坤所凝即復初也坤爲柄柄即根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按白虎通義曰黃帝有天下號曰自

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此云百姓皆謂我自然正述黃帝之語下文云希言自然又申自然之義曰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卽宏大道德之謂也他書作有熊形近而誤且有熊無宏大道德之義又列子記黃帝遊華胥氏之國屢言自然而已故知自然爲黃帝有天下之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棪此同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義五千言屢言聖人則尊聖者至非眞言絕聖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棪佳兵當是作兵大戴禮用兵篇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又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

尤庶人之貪者何器之能作此作兵之證或以佳爲佳
古字通惟篆字佳與作相近與佳遠不當作佳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桉此言世風之日漓也
道德仁義遞降而以禮治民三千三百皆所以約束整
齊其民由忠信之旣薄而禮爲治國之首亂治也老子
言禮故孔子問禮
道生一桉一者文字之始也道生一故老子先言道卽
言名名卽文字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
而常自然桉此卽黃帝獨宏大道德故號自然之意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卽得其母以知其子桉母坤也

子乾元也坤體立而乾元凝故云旣得其母以知其子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桉坤爲吝嗇

婦人以爲春酋

墨子天志下大夫（桉當爲丈夫）以爲僕圉（舊作圄畢改圉）胥靡婦人以爲春酋畢校云說文酋繹酒也禮有大酋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酋之義翔鳳謂呂氏春秋精通篇云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則此言春酋者或爲春或爲酒也

貞蟲

非樂上蜚鳥貞蟲桉貞通征此言蜚鳥貞蟲卽三朝所

謂蜚征也

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

韓非子二柄篇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黃蕘圃言伊家所藏宋本韓子首子作子首當是易牙蒸其子何必首子也翔鳳案宋本誤也墨子節葬篇昔越之東有輆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列子湯問篇亦有此語又魯問篇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按此則易牙以蠻夷之俗事其君作首子者是又漢書元后傳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顏注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又後漢書南蠻傳交阯其西有噉人國生

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桉此並言首子皆本韓非

商人服象

呂氏春秋古樂篇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高注象獸名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韶濩武象之樂注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迺爲三象樂也文選上林賦注同其說當本古樂篇所謂南人如論語南人有言謂南蠻之人也秦象郡在海南葢取此則此文商人當作南人江南當作海南詩以雅以南毛傳南夷之樂曰南左傳舞象箾南籥並指

此三象也

子姪

呂氏春秋疑似篇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桉子姪當作子姪漢人尙無言子姪者何況於呂史記武安侯傳跪起如子姪漢書作子姓知史記姪字亦誤

大戴禮記 讀孔檢討補注本

王言 桉王字當依舊本作主篇中並同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莞子有七主七臣淮南有主術皆主言之類也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 聞當依宋本作閒釋詁之言閒也言者可以得閒故云惟士大夫之言之閒也宋

本自不誤下云得夫子之開也難卽此開也

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　距當爲矩 烈同裂句謂句股烈謂割圜句股割圜之法本此　攷工記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是畫井行水

以溝洫不能正方當以折矩算之故有矩句之名十棄篇云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畜水行衰其法皆起句烈當別以書明之

帝繫及產象敖　稱象敖則敖是其號象封有庫在楚地杜預云不成君無謚號楚人謂之敖豈象無謚號故以象敖稱之歟

誥志星辰不孛　論語色勃如也說文引作孛則孛勃本通宋本作勃亦不誤勃若勃然變色凡星辰變行皆

謂之孛

海不運　運通暈淮南覽冥月運闕正作運魯語展禽曰今兹海其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月運而風故運爲海之災也補注以運爲改道海無改道之理曲禮保章氏音義運本又作煇又作暈音同

管子識誤　過庭錄卷十四　長洲宋翔鳳

牧民第一　毋曰不同國　桉國當是邦字與從均改之

形勢第二　抱蜀不言　桉影宋本附音蜀音猶猶字顯然獨字之譌說詳後形勢解抱蜀者祠器也句下

故曰伐矜好專　桉周秦傳記多以是故發端故曰猶是故故古也猶古語也劉績以故曰爲衍字非

道往者其人莫來（宋本作往）道來者其人莫往（宋本作來）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桉宋本是也道往者其人莫往言人與道俱化而不見其往也道來者其人莫來亦與道化而不見來也故注云均彼我忘是非而無往來之

體劉績據形勢解改作道往莫來道來莫往彼係誤字

莫知其釋之宋本作澤　校澤卽釋可通用後人不知妄改其功逆天者天違宋本作圍之　天之所違宋本作闈　校易繫辭上音義範圍鄭云範法也馬王肅作犯違張云犯違猶裁成是圍違古通用則宋本管子圍字尚存古字後人意改作違反失其舊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宋本作往矣　校宋本是

權脩第三

臺榭劉績本作謝廣也　臺榭同上廣　校說文無榭字假謝爲之是也

臣有殺宋本作弒其君子有殺同上其父

朝廷宋本作庭後朝廷字並同不肅　桉庭廷通

上好詐謀閒欺臣下　桉當作臣下閒欺欺與謀韻

立政第四　兵主不足畏宋本作威

草木不殖宋本作得成

筦藏於宋本作于此篇於字並同里尉

鄉師以著宋本作箸於士師

然後宋本作后全書並同可以布憲

將軍大夫以朝官吏　桉將軍大夫是大夫爲將軍乃上大夫也墨子亦有將軍大夫之名

乘馬第五　非於太宋本作大山之下　桉文義作大是

鎌纆宋本作縕得入焉　桉廣雅纆索也作縕者非

其貨一穀籠劉本作籠並有注云籠音籠爲十篋

則視貨宋本作貸離之實

版法第七罰罪宥劉本作有過以懲之　校版法解亦作有作宥

非也

象法宋本作地無親　校作地是

幼官第八夜虛守靜　校夜虛守靜卽老子所謂致虛極守

靜篤也管子同老義夜當作致後幼官圖並作處虛

守靜處古作処與夜致字並形近而訛管子此篇前

後錯亂讀者無從是正矣

藏溫濡宋本作儒　校說文儒柔也則溫儒猶溫柔與濡義

相近

七宋本劉績本作十官飾勝備威

富貴宋本作貧之終五　校宋本是

勸勉以選宋本作遷衆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　校此卯字葆琛先生以爲皆酉字之訛古酉爲丣與丣相近且涉上文三卯而誤

聽於鈔　校鈔疑作眇

五輔第十

臣不殺宋本作弒君

以上諂君上　校諂音滔過也

宙合第十一

民之興善也如此宋本作化　校作化是

詘信涅濡宋本作儒趙用賢本同　校儒義同濡

脩業不息版　按曲禮請業則起鄭注業謂篇卷也此言脩業不息版古人寫書用方版爾雅大版謂之業故書版亦謂之業鄭訓業為篇卷以今證古也

樞言第十二　無儔宋本作疇類　按疇儔字通

賢大夫不恃宗至宋本作室　按當依宋本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按能而音義並同後人讀此而字為能遂改定為能字而仍存而字舊文管子此例甚多

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按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此曰畏事不敢事畏言不敢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而如義同

鄉毋長游　梾長游謂田畯之屬郊特牲饗農乃郵表畷鄭注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詩云爲下國畷郵令毛詩作綴旒旒通斿亦通游詩正義云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遂師亦以遂之大旗致之則鄉遂州里其長並以其旗致民取其垂故謂之游其長稱長游漢有游徼官當是以此故也田畯亦農民之長於井閒設旗以趣民耕耨故云郵表畷郵游字通正義云郵謂民之郵舍非也

里無士舍時無會同　梾士舍鄉學也會同鄉飲酒鄉

射也

法禁第十四　遁上而遁民者　桉廣雅遁欺也賈子過秦史記酷吏傳並云上下相遁皆謂上下相欺遁亦作遯淮南脩務不可遯以狀高注遯欺也

靜而安宋本作治

重令第十五　故禁不行宋本作勝於親貴

然則先生宋本作王將若之何

法法第十六　制軒冕所宋本作足以著貴賤　桉所與足古字通用蓋古字多以足爲所也說見弟子職篇

務宋本作矜物之人

大匡第十八　其及宋本作反豈不足以圖我哉　桉宋本有注云

召怨雖不得衆若反獨能圖我　按宋本反字當是友字之訛下文朋友不能相合摎正釋此意

同甲十萬　按同合也攷工記合甲壽三百年合甲十萬則他兵之脩可知已

凡仕者近宮宋本作公

出欲通　按出當是士字下以貴人士耕者並稱卽覆述此文

小匡第二十

糞除其顚旄　按國語作班序顚毛班列也謂以頂髮色列序之使有長幼班與糞除與序並聲之轉糞除當讀爲班序旄與毛通

耒耜穀宋本作穀芨　按說文耜从木作梠穀當依宋本作

殺殺即國語芟字芟大鎌从耒作殺與文茇與耡聲之轉國語言耡芟此言殺茇倒互其文也耡說文作

耡殺字書無當以芟爲正字

其秀才劉本作材之能爲士者

聰明質宋本作賢

季勞處脅　桉季勞即下文季友說文古文友字作𦐇故誤爲勞

徐開封處衞　桉開封即下文開方方與封聲之轉

使貢絲於周室成周反胙於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

桉國語作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敢不來服後於西服流沙西吳下作南城於周反胙於絳嶽

濱諸矦莫敢不來服國語當采自管子而文多異管子傳本脫誤惟小匡一篇首尾完善似勝國語濱水厓嶽不得言濱此漢人整齊國語之文遂效上文海濱作嶽濱今定嶽字當連上讀反胙於隆嶽反歸也猶言歸胙於齊矦卽後文宰孔致胙事舊注以太嶽訓隆嶽是也國語反胙於絳賈唐紛紛之說並非也四嶽於古爲方伯於成周言隆嶽者言天子以桓公爲方伯矣

騎寇始服注北狄以騎爲寇　桉此知騎戰春秋時已有然非中上制故經傳罕言後趙武靈王云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民此騎射亦習北俗非剏爲也

渠門赤旂　桉齊語韋昭注渠門兩旂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桉牙古音如吾與渠音近亦爲一物攷工記車人鄭司農注渠謂車輮所謂牙渠門即轅門穀梁昭八年傳置旃以爲轅門范甯注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也有轅必有渠故轅門亦爲渠門桓受天子賞不以旃而置交龍之旂也

人君唯優宋本作僾與不敏爲不可優宋本作僾則亾衆不敏不及事　桉僾訓隱言人君自隱其情使不可知則人不附之故曰僾則亾衆也注家疑僾爲優字之誤遂以倭隨不斷釋之宋本注中優字亦作僾　後改管子竟改爲優夫委隨不斷與不敏無異

霸言第二十三　均分以釣宋本作鈞天下之衆而臣之埊近而攻遠　校埊字古文籀文皆無乃唐武后所造冊府元龜云文宗太和二年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御書其本字則太和以前人寫書皆用天后字矣如管子戰國策所有埊字是御書本字而未盡者爾山權數篇故天毀埊俗本有注云古地字此妄人所加地數篇云皆以雙武之皮又云武豹之皮此唐人寫管子避諱所改則無疑其用天后字矣　論語泰伯篇何注音義悪植鄰反古臣字下加朱圍云本今作臣又先進篇音義悪古文臣字下加朱圍云本今作臣校陸德明在武后前似不當用其字常亦是太和前寫本宋人刻經典釋文

不知其故遂改竄以爲古文且泰伯音義之𢘑字出亂邦不居何注云亂謂臣弒君之臣字晉人悉書楷隸何氏安得用古文可見爲唐人寫本也　玉海四十三卷云開寶五年判監陳諤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語爾雅釋文上今孝經論語釋文多有朱圍下注今本云云者此是諤等所校諤等見唐人寫本論語有此𢘑字以爲古文而增入音義正文當時冊府元龜未脩學者或不知武后曾造此字卽如孝經音義有連寫數句注文而下注云自某至某今本無其謂今本是明皇所注音義所載是鄭注此諤等增竄音義之顯證　宋姚宏䟦戰國策云如用埊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

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書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據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悪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邪桉姚氏以埊悪二字爲唐人相承用武后字極有見蓋武后造字當時無不遵行寫書盡易舊體故管子國策亢倉鶡冠等書雖御書本字而未能盡改而姚氏以改用爲不可解又以屢見古書疑爲古字則思之未盡者也

夫上夾而下苴　桉夾者陜之省也苴當爲莧寬之省也蓋謂上陜下寬耳說文寬从宀莧聲莧从兔足苜

聲則寬亦可叚萺字也萺古音讀如九

問第二十四　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

校注云自君以下其位旣異當各主之無使讒人交亂普廢其德如此則九軍之親自營也据注意則普音他計反說文普从竝白聲一从曰與从竝从日之普相似而不同朱長春讀爲普遍之普非也校當以毋使讒人亂普爲句而德營九軍之親爲句言毋使讒人擾亂普廢其君之位而其德足以營衞九軍相親之心也詩召旻普與引均離騷普與艱均是古音普在眞均與親字相協

戒第二十六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校古讀夕如豫此言夕猶孟子言豫也

四時云下而萬物化　案云下疑是行字誤分兩字

四肢宋本作枝耳目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　案澤與釋通詩其耕澤澤音釋釋釋舍也四經即上文孝弟忠信四者人之常道舍孝弟忠信而徒事誦學適自亾其身爾注云四經詩書禮樂非也

歸吾宋本作君其猶流水乎

握路家五十室　案握通渥言沾溉之意

君臣上第三十　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　案諸生猶言羣生書中屢見此注云生謂知學之士非

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　案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百

姓羣臣之父兄子弟與此義合楚語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

君臣下第三十一　飾食飲弔傷之禮而物屬宋本作厲之者也　桉作厲是厲讀爲賴

兼上下以環其私　桉韓非言背私爲公自環爲私本此

內有疑妻之妾　桉疑讀儗僭也比也下兩疑字同漢書食貨志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擬同儗僭也

小稱第三十二　吉事可以入察　桉察當爲祭吉事爲祭凶事爲喪相對

侈靡第三十五

鵑然若謞之靜　桉汗蔄鵑𪄚字也見尙書

承與而民宋本作名勸之

必從是𠾂亾乎　桉說文儡相敗也从人畾聲讀若雷說文無畾字而多用畾聲畾卽古靁字之省音近故亦假𠾂爲儡管子之𠾂卽儡字猶言敗亾也書仲虺古文作中𠾂當亦是儡字之省

心術上第三十六

埽除不潔宋本作絜潔同上其宮　桉絜卽潔說文無潔字作絜爲正

義者謂名宋本作各處其宜也

水地第三十九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𣵀滯而雜　桉古齊晉二字易相誤如易晉卦孟氏作齊公羊春秋晉欒施來

奔左氏經作齊欒施則管子舊文當作齊齊之水枯旱而運校者見上文已見齊字知此文是晉遂定爲晉字而兩存其讀

四時第四十　行夏政則欲　桉欲疑是歠字

禁博塞　桉御覽二十四引此塞作賽

鬭譯跽宋本作誋

捕姦宋本作攝奸遁

正世第四十七　治莫貴於得齊　桉尒疋齊中也

治國第四十八　而亂國常宋本作必貧

春糶宋本作粜以束

內業第四十九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　桉竭當作竭上涸與固

均此窮與通均　校宋本是

是謂內德宋本作得

小問第五十一桓公曰請問宋本作聞其說

忠也者民懷之　校說文仁字古文作忎此忠字當是

忎字管子多古字寫者不識改爲忠論語仲弓問仁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文非其所欲勿施於人

仁也正釋此仁字

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校夏小正農及雪澤乘馬篇作

農耕及雪釋是釋澤可通用此語曰澤命不渝卽詩

鄭風之舍命不渝也儀禮大射儀耒釋獲又鄉飲酒

禮主人釋服注並云古文釋爲舍毛詩亦古文或三

家今文作釋故通爲澤釋舍古音相近

今吾有欲王　校有讀爲又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按呂氏春秋重言云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開唫閉桉莒字脣音故言莒則開而不闔說苑權謀作吁而不吟吁亦用脣論衡知實作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凡出莒字必口垂不噞若齊晉字用齒昝邾字用舌惟言莒獨異注說大非

七王七臣女不紃　校紃與織聲之轉當讀爲織第五十二

瑤臺玉餔不足處　校餔與處不相蒙餔當作館玉館猶言琁室也

苴多螣蟇　案苴通菹趙岐孟子注菹澤生草者也今

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

禁藏第五十三

萩室熯造　案造卽竈也釋名廣雅並云竈造也春官大祝六祈二曰造注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則二字音義並相通

入國第五十四

凡國都皆有長宋本作掌老

度地第五十七

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剽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或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　案上領領字誤校者定爲瓴字而兩存其讀言使下向高而以瓴甋引水則滿四十九里而水仍走下矣言其力之不能達也故必迂

其道以遠之禹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卽迂其道以遠之也自此以下八十餘言皆明道水向高之法注說全非

終歲以毋敗爲固宋本作故　桉固亦通故謂故常也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　桉說文員物數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數故以地員名篇

中土曰五㤄　桉上文有青㤄又云青怵則㤄卽怵史記賈生傳言怵迫則怵有迫義故上文剽㤄注㤄迫土迫故密

猶土之次曰五⿰弓土　桉淮南墬形云壯土之氣御於赤天許愼注壯土南方之土也彼言壯土與此言⿰弓土土

是一事壯弜並弦字之訛弦讀爲墳古音同部相假

藉也廣韻二十文蕡古文作⿱艹⿰弓邑⿱艹⿰弓邑从弓从邑無義蓋

蕡之古文當作⿱艹弦故廣雅釋器云蕡⿱艹弦也古讀⿱艹弦如

墳則⿱艹弦墳蕡可通用禹貢兖靑徐之土並言墳以地

卑故弦誤弜土爲下土之次豫州言厥土惟壤下土墳

壚蓋北近雍兗則厥土惟壤故地員壤土爲上土也

南近揚荆則下土墳壚故地員纑土爲中土纑壚通弦

誤弜爲下土也淮南以南方爲弦誤壯土卽禹貢豫州下

土墳壚之義

弟子職五十九 志無虛邪 攷工記韗人穹者三之一注鄭司

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棪此引弟子職文虛作

空是也㓜官言處虛守靜心術言唯聖人能得虛道則知此文必不言虛邪

三飯二斗　校斗疑升字之譌

拚前斂（宋本作板）祭　校宋本斂作板誤

其儀不忒（宋本作貸）

執箕膺擛　曲禮上鄭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擖厥中有帚陸氏釋文本擖作葉校儀禮士冠禮加柶覆之面葉注古文葉為擖則擖是古文葉為今字擛字說文無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　檀弓上夏后氏堲周注引弟子職曰右手折堲音義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

燭頭燼也正義曰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正壆

鄭云折壆者卽是正除之義

敬奉枕席問何所趾　按說文疋足也弟子職曰問疋

何止所菹反　蓋引古文弟子職也以所爲疋是隸書段

藉足有沮音古疋足所可通用止亦通趾

形勢解六十四所謂抱蜀者祠器也　徐侍郎頲曰祠卽治字

公羊春秋莊八年甲午祠兵穀梁及左氏並作治兵

公羊雖以治爲祠然傳及注但言習戰義仍同治惟

陸氏音義云祠祭也是望文附會按徐說極是公羊

作祠是齊人語解管子者亦齊人故云祠器說文辭

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重文𤔲籒文辭从司

案此知治與𤔲義相近治可通作𤔲公羊春秋及管子祠字當爲𤔲𤔲形聲相近誤爲祠故鄭駁異義謂公羊祠兵爲誤字也周禮大祝一曰祠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知祠亦通辭廣雅蜀弌也方言蜀一也南楚謂之獨管子抱蜀卽老子之抱一抱蜀以爲治國之器老子抱一爲天下式式亦器義今傳尹知章注襲形勢解之文而刪抱字但云蜀者祠器也讀者紛然遂莫得其解近見影宋本管子第一卷後載音釋蜀音獨獨字顯係蜀字之誤知音釋出尹注前矣

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宋本理下有一衍字動者二字宋本無下互則慈母笞之　案不以其理動者六字涉下文

而衍宋本以前但有不以其理四字校者下一衍字謂此四字爲衍文也近本則反據下文添動者二字此近刻不及宋本也御覽引此無動者二字同宋本

亂主獨用其智而不用衆宋本作聖人之智

立政九敗解六十五人主唯毋聽寢兵　按毋當作毋毋讀爲習貫之貫俗作慣下文並同有作無字勿字者並以毋誤毋毋又訛無勿也

明法解六十七疏遠隔宋本作鬲閉　能隔同上君臣之閒

上則相爲候望於主宋本作天下則買譽於民　按作天者是候望謂妄測天時以思徼幸也

任人而不官宋本作言　按羣書治要作任人而不課課謂

若考功法也宋本作言是課字脫其半後人以言字難解遂妄改爲官

乘馬數六十九 田筴相圓宋本作員 校田筴相員謂以筴通田之數員數也今本作圓誤

事語第七十一 則文事宋本作士女不泰

齊諸侯方百里 釋言齊中也釋地距齊州以南齊亦訓中此齊諸侯謂中國諸侯對下文貿海子爲蠻夷之子也

海王第七十二 萬乘之國人數問宋本作開口千萬也

月人三十錢之籍 校當作月人三錢之籍十字衍

行服連注連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之軺輂注居玉反者 校連與輦通用

下䡴字當作輂劉績本管子䡴正作輂惟注居玉反

連作大字通典十卷引作輂

國蓄第七十三

夫民者親信（宋本作信親）而死利

種（宋本作鍾）饟糧（宋本作粮）食　校宋本作鍾是也粮當是粻字

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　校秩次也謂穀物以次第相勝

中歲之穀糶石十錢　校管子所言皆以錢幣御輕重之法古者錢重故中歲之穀糶石十錢言有錢十可糴穀一石下輕重丁篇云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又言齊西之粟釜百泉（即錢字）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錢也請令籍人三十泉得

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稜籍通藉借也葢齊西釜百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斗則泉散下而可糴齊東釜十泉以三十泉借人而取其三釜則粟收於上而糶平然後𠝹其多少則貴者可賤賤者可貴所謂輕重之權也注謂每石取其利千泉所說大謬漢書食貨志李悝亦言粟石三十錢時葢用大泉而未鑄輕泉故貴重若此後秦鑄莢錢則米至石萬錢矣趙充國傳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師古注謂其直錢之數言其貴充國傳又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言其賤可知漢時穀直與春秋大略相

等漢書成帝紀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無過石百錢者也山至數篇言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亦謂穀石則十錢或二十錢也

有功利不得鄉宋本作鄉、校宋本作鄉當讀爲饗亦通享言有功利而已不得享受其功利也

山國軌七十四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宋本無此二字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宋本若衣

十畝宋本作鼓之壤

宮室器械宋本作室宮械器

山權數七十五

藏宋本作臧參之一不足以傷民　校當依宋本作

歲歲守十分之參故云參之一也

則國宋本作問相被

相困宋本作因揲而醬

山至數七十六

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校還與環通自環

猶自營也

熟宋本作孰穀之人

泰秋田穀之存予宋本作子者

無不爲穀宋本作圖筴

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　校三世當爲四世十世當爲五世古文四作亖五作㐅形近而誤禮天子諸矦皆親廟四故云四世則昭穆同祖五世爲祧祧

主藏太祖及二祧廟若文武二世室有主而無廟故云五世則爲祏祏藏主石函也（本左傳杜注）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本通典御覽）摯虞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笥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本後漢祭祀志注）並以毀廟爲祏也莊十四年傳鄭原繁稱命我先人典司宗祏蓋主宗廟之官云宗祏言遠者謙也昭十八年傳鄭火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之又云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杜注周

廟厲王廟也此所徙正以遷廟主在戶外西牖中恐火及故徙之哀十六年傳衛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大夫三廟高會之主卽爲祏也

地數第七十七　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鉒銀　按此十一字皆校者語而作正文則校語入正文者多矣故管子難讀也

揆度第七十八　毋曰用之用宋本作使不得不用也

輕重甲第八十　不資宋本作耆者得振　不資同上者振之

天下倪而是耳　按是與視通用

次日薄芋宋本作芧

輕重乙第八十一　然後戴宋本作載黃金而出

汶淵珠浩宋本作沿滿三之

輕重丁八十三 上斲宋本作斵輪軸

釜百泉則鏂二十也　桉此則以五鏂爲釜矣下文言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上文齊西釜十泉齊東釜百泉凡十倍則此三釜亦十倍於三斗一釜得一斛亦爲一石故海王篇鹽百升而釜與粟之量正同知一鏂得二斗則管子之量不與春秋傳言豆區釜鍾之數同乃傳者之異不可以彼難此也

輕重戊八十四 造六峜以迎陰陽　蓀琛先生曰峜當作夆古法字桉法亦通政大戴禮盛德篇有六政疑即六金

應聲之正　按正同征

沐涂樹之枝也　按檀弓沐椁鄭注沐治也此云沐者亦謂脩治去其枝也孟子若彼濯濯濯與沐同義

以其不埍（宋本作捎）也　按埍字字書所無作捎是也說文捎自關已西凡取物之上者爲撟捎則捎謂芟其上枝不能密陰不捎則不芟也

公因令（宋本作日令）　齊載其金以往

宋本後載張嵲巨山讀管子云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讀心術白心上

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廢書而歎益知其功業所本
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殘淺也管子書多古字如專
作摶弍作貳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
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
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
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舉而爲
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忽不能究知世傳
房元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
從人借得之伏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
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

刑政頗爲改正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閒奥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校此文極有識故識之

明刻管子以劉績本爲近古有意改處皆明言之其後有趙用賢本稍遜嘉慶壬申歲客南昌就郡守張古餘丈借得影抄南宋初年本校對一過絕多勝處王石渠孫伯淵諸先生所據之宋本皆從此本校於今所行本不能無遺漏儻有力者借影抄本重雕則盛事也嘗見石渠先生校管子既精博歲甲申至廣州頗與同歲生臨海洪君論管子而余時出巽同遂

錄所見爲管子識誤冀附王洪兩家之後以質好古君子道光五年十二月宋翔鳳書於泚陽學官之舍

# 過庭錄卷十五

衆流之隈汧涌其西 文選

後漢班固傳載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句下無衆流之隈汧涌其西二句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阸雍州川也校顏注引韓詩芮阸之卽今毛作芮鞫詩正義引爾雅崖內爲隩外爲鞫今爾雅作外爲隈是隈鞫阸可互通衆流之隈謂芮水汧涌其西謂汧水校魏晉以前古音西字皆讀如先故與川協至廣韵乃入齊部葢始於宋齊以後故章懷注後書疑其非韵遂刪此二

語也

惇誨故老

桉惇與篤俱有厚訓西都賦之惇誨故老即典引所謂篤誨之士也

正雅樂

東都賦揚世廟正雅樂李善注曰東觀漢紀孝明詔曰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予樂正樂官曰太予樂官以應圖讖桉注引太予又引太子並當作大予後漢明帝紀永平十三年改大樂爲大予樂注引漢官儀云大予樂令一人秩六百石又班固傳載東都賦正雅樂雅字作予注云正予

樂謂依讖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桉此可正選注之誤其賦中正雅樂雅字不必改古音雅與疋同在魚類則字可通用說文疋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續漢書百官志注引盧植禮記注大予本作太子令校改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據此知緯文大予卽禮記大胥古音雅讀如胥大胥小胥猶大雅小雅相如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云羣雅桉此言小雅之材云云者當指人材能任大胥小胥者也緯書皆隸書以疋是古文故以音同借爲疋以通俗其實則與疋雅爲一字也

范氏施御

東都賦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戀不詭遇李善
注揞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
南方孟子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横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睼視也
校善注先引孟子後釋睼字則以孟子釋范氏遂牽連
劉注并釋後詭遇如單解詭遇不得在解睼之前也是
善引孟子範我當作范氏孫奭孟子音義曰範我或作
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校趙岐解範爲法則作范氏是
劉熙本後漢班固傳注曰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王
良曰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
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爲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

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鬱不詭遇謂范氏也按章懷以范氏爲趙之御人則亦以孟子範我爲范氏而仍引趙注者葢當時爲後漢作注往往雜用舊注故有此參差又依今孟子本作吾爲之範我馳驅若作范氏則有之字難通按文選及後漢書注並無之字知今孟子涉下文而衍又按宋書樂志何承天君馬篇云願爲范氏驅雖容步中鐖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用劉熙本也又宋書王徽傳徽與江湛書曰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此用趙岐本也

大上

隱三年穀梁傳云大上故不名也范甯注居人之大在

民之上故無所名桉此稱天子爲大上大當讀如字漢書淮南厲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注如淳曰大上天子也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大上聖明股肱竭力班孟堅辟雍詩於赫大上示我漢行顏延年曲水詩大上正位天臨海鏡凡言大上並同此義俗刻漢書文選並加點作太上者誤惟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注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此太上之太音泰李善於彼三篇之注並用漢書如淳注知音義並異也曲禮大上貴德注大上帝皇之世音義大音泰注同　後漢書崔駰達旨於時大上運天德以君世案大上亦謂天子指明帝也注引傳曰太上立德亦誤

璿弁玉纓

西京賦璿弁玉纓桉說文璿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璿弁玉纓許氏所見左傳本與此賦合五臣本文選璿作瓊據今左傳改爾說文瓊赤玉也重文琁瓊或从旋省大徐曰今與璿同則璿瓊可通用

清酤敎

西京賦清酤敎注廣雅曰敎日多也音支桉襄廿九年左傳祇見疏也正義曰多見其疏舛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爲韻此類衆矣桉此知唐初人見賦本作多李善不知古讀

而欲求合韻遂改敎从支非也

守位以人

東京賦守位以仁注綜作人校繫辭何以守位曰仁音義作曰人云王肅卜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據此則漢易皆作人也李氏易傳宋衷曰守位當得士大夫公侯有其人賢兼濟天下說與薛綜注東京賦合況繫辭下文何以聚人曰財正承上文人字李善誤

國叟

東京賦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校蔡邕月令問荅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

吏今皆以爲吏矣據此言國吏亦當讀吏爲吏中郎所

正葢本平子

車中內顧

東京賦車中不內顧校㪍纊塞耳以下六句皆四字車

中不內顧不字衍文此據魯論語也論語音義車中不

內顧魯論作車中內顧今從古此注引魯論語曰車中

不內顧不字亦衍

勺藥

南都賦歸雁鳴鵽黃稻鱻魚以爲芍藥校李善注本芍

下音張略反則讀同灼藥音略則讀同爍此芍藥與作

華之芍藥音義並不同芍字當作勺子虛賦勺藥之和

具而後御之李善注服虔曰具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鵽香稻鮮魚以爲勺藥酸恬滋味勺字恬字依漢書注改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煑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韋昭曰勺下削切藥旅削切桉此音與南都賦同李善正用文穎晉灼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具勺藥謂湯沸張平子思元賦云心勺藥其若湯舊注勺藥熱貌桉勺藥後漢書張衡傳作灼藥則字亦可作勺藥也勺藥雙聲言湯熱鼎沸其聲勺藥作湯者必俟其熱而後入五味

以和之故曰勺藥之和醬亦調和之物故曰勺藥之醬至南都賦明云酸恬滋味百種千名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抱朴子論仙篇云煎熬勺藥旨嘉饜飫亦以勺藥爲五味之和也此勺藥爲五味調和之切證乃兩漢之達詁也

甘泉賦注引新論

甘泉賦李善注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又文賦注引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

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藝文類聚五十六引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御覽五百八十七引有以手收之句及覺大小氣病一歲御覽亦引此大略相同可以校甘泉賦注之脫誤矣御覽二百九十九引新論作病一歲卒與甘泉賦注同誤吳曾能改齋漫錄引甘泉賦注所引而辯之則宋代文選本皆如此矣

儲胥

長楊賦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漢書楊雄傳注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

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校六韜軍用篇三軍拒守木螳螂劒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扶胥當即儲胥葢平地以木柵爲險阻宋史劉錡傳兀朮兵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人進一步拒馬亦進即儲胥之法葢用六韜也

劉公幹

鍾嶸詩品云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閒又云曹劉劉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其於五言最推曹劉子建公幹並居上品而魏文居中品武帝居下品葢賦詩當以立意爲

主所謂骨幹也詞采猶肌膚聲律猶笑貌子建三良詩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此謂人生不可覬覦非分功名自有天定惟當以忠義自勵至其他作大約感朝露之易晞傷榮曜之難久無繫戀富貴之意有齊一大化之情至於發憤所作直追湘纍賦物之詞亦深託興魏武於建安十五年令以桓文自比中言子植兄弟則以植意與己同也其後勢不容已而植必尚執前意故其寵寖衰至建安二十二年始以丕爲太子爾至於公幹所傳甚少卽其贈五官中郎將弟二章云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蕤操諸子惟丕有代漢之意而又居長適故公幹以北面諷之當以此觸魏武之忌故借甄氏

事收之終念其文士無能爲非如荀彧之有深謀極慮
楊脩之有雅望世積故赦之爾近人譏其弟一章昔我
從元后句謂曹操爲元后爲非蓋魏國自置官屬楨被
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有君臣之分故有元后之稱亦是
當時之制不可以後世之見横致譏評也案元后字見
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
與守邦此以元后比晉惠公且以對襄王則無嫌於楨
之稱操也若晩出禹謨有汝終陟元后之語又楨所未
見矣
魏志武帝紀云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
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二十一年五月天子

進公爵爲魏王二十二年十月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桉此知公幹作詩在建安十六年之後魏志王粲傳言楨以建安二十二年卒故文帝與吳質書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之語則未見魏之代漢也

魏志王昶傳昶戒子書中言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

尺書

應璩百一詩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注引漢書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桉尺書事詳見王充論衡謝短篇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

非儒者之貴也又正說篇曰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記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桉此知尺書爲小事璩詩意謂旣無經國之文章並無小道之尺籍不當以奉使事釋之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典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注言誰能竟此道唯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桉四子講德論皇唐之世何以加玆皇謂三皇唐謂帝堯不以皇爲漢又桉崔駰達旨橫以皇質雕以唐文皇亦謂三皇典引以皇唐相對皇亦當

爲三皇唐哉皇哉謂唐堯與三皇之世庶可以比漢業乃與篇首皇初相應且稱漢而云皇亦不辭章懷後漢書注及善此注亦非

四上

顏延年曲水詩序三奏四上之調梭以四上與三奏並稱則上如歌者在上之上四卽大招所謂代奏鄭衛也

材能不及中庸

過秦論材能不及中庸注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梭秦始皇本紀及新書卷一中庸並作中人若中庸乃至德之稱後漢稱胡廣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亦是稱美非徵詞也

三月三日

後漢書袁紹傳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章懷注日歷法三月建辰巳爲本作卯字誤退除可以埽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欲與所說者俱往也桉建辰則巳爲除日以取祓除風俗通云言人解瘵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桉古巳已同字同音故許叔重亦解巳爲陽氣已出與應仲遠同又初學記引蔡邕禊文曰洋洋暮春厥月除巳又引徐幹齋都賦青陽季月上除之辰並以巳爲除又後漢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

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桉說文無禊潔當用絜字古絜潔禊同音段籍劉昭注曰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今風俗通絜作潔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祓除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宋書禮志引作月令章句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祀也一說後漢郭虞束皙傳作徐肇三月上巳產二女宋書禮志作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

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上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灞水亦斯義也宋書禮志云或用秋漢書入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一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曁於富商用事伊雒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桉劉氏此語有誤漢以前但有上巳而無三日之事不得言自魏不復用三日宋書禮志則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斯言乃得其實故晉宋

頻有三月三日曲水之宴爾又晉書束晳傳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今按兩人之言摯虞尙因循舊說晳言兩事疑皆凡造否則韓詩風俗通月令章句皆不引及卽晳傳所言汲郡竹書紀年穆天子傳俱不足信是在好學深思辯厥眞僞矣

已爲十二辰則上旬不必有巳故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至周密癸辛雜識欲改巳爲戊己之己旣不合建除之法又非祓疾巳去之義其爲謬論無疑矣

文筆

世說文學篇樂令善於淸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正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又自新篇云戴淵投劒歸機作筆薦焉此章表無韻謂之筆也文學篇又云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此

以有韻者爲文也校論衡超奇篇曰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又曰文軌不遵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佚文篇曰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又曰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此漢人文筆通稱也魏文帝典論論文曰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陸機文賦亦以詩賦誄銘箴頌論說並稱李充翰林論曰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

曰孔文舉之誥陸士衡之議斯可謂之文也（見御覽五百八十五）此魏晉閒有韻無韻並謂之文也桉文筆之分在晉以後世說潘岳陸機之事葢由後記之故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令之常言（元刻雕龍作令俗刻改爲今）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桉此可證文筆之分在東晉之後所謂令之常言者葢謂當時功令有此別目也然雕龍已暢辨其非總術篇又云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

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惟梁元帝乃大分文筆之號故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授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辨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摧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

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淸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桉此知雕龍所謂令者或是元帝之令然元帝已言古之文筆與今之文筆

其源異者亦明言文筆之分非自古矣則文與筆分近在六代然當時學者已相辨論不可復揚其波也御覽八百五十引禰衡別傳曰劉表常作上事極以爲使衡見之便滅敗投地曰作此筆者爲食飯否按此傳當是齊梁間人作故有此名

烏集

漢書鄒陽傳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遭卒遇其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桉烏集當是書篇名出太公陰符戰國秦策得太公陰符史記蘇秦傳作周書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又曰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菻秦策本作燕集燕烏古人音同假借校國策者因注烏字於下又於烏集不得其解

又注闕字於下謂其義闕也久之惑亂禺誘遂以闕爲塞名甚謬如董安于國策作董閼安于安閼字通轉葢國策本作薰閼于校者注安字于閼下說文蘽字下云周書曰疑沮事闕亦以寫說文者不得其解而添注一闕字此類甚多

過庭錄卷十六

木蘭詩

木蘭詩隋大業間事也可汗者突厥啟民可汗也天子煬帝也黃河蓋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即無定河入黃河之處黑山蓋即水經注所云奢延水又東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㵎黑㵎當以黑山名之按奢延水在今陝西榆林府懷遠縣境在漢爲奢延縣也又今榆林府榆林縣治西十里有黑山黑水出其下即詩之黑山也集韻類篇並出濕字云水名出黑山西濕即黑以水名故或加水旁爲俗字也隋書突厥列傳拜染干爲啟民可汗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

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閒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啟民畜牧之地桉朔州爲今山西朔平府府北邊牆拒歸化城二百餘里隋大利故城在歸化城西界後令入塞尙在河之東境後又避侵掠則始遷於河南今榆林以西邊牆內外當時並是啟民畜牧之地則其部落必散居其閒以三面拒河足以爲固俾免侵掠之患隋勝州在今邊牆外歸化城西夏州故城在今邊牆內懷遠縣西則榆林正在夏勝二州之閒矣木蘭當是啟民部落故其父名在軍帖其家當在黃河之東故一宿在河邊再宿在黑山隋書突厥傳記突厥一國分

爲二可汗一爲啟民可汗一爲處羅可汗自相仇敵每
歲交兵積數十年故有同行十二年之語又桉突厥傳
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
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又云帝法駕御
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
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葢木蘭在部落酋長之內故云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明堂者借古巡守有明堂朝
諸侯之事也可汗問所欲二句當依一本作欲與木蘭
賞不願尚書郎葢不願官於天子之朝願還其部落也
突厥傳又言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
桉所居即指大利城葢雖令入塞而尚往來其閒雲內

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則大利城在西北不得言東北傳當言帝在榆林將親巡雲內先泝金河而東北特稍省其文耳金河即指黃河若雲內則去河尚遠或以蠕蠕始有可汗之稱遂以元魏世祖神䴥二年北伐蠕蠕之事當之證以魏書世祖紀有車駕東轅至黑山蠕蠕傳有車駕出東道向黑山之語說頗有理然當時絕無蠕蠕部落見天子之事又彼所謂黑山疑當在塞外沙漠非榆林之黑山也又沈氏夢溪筆談云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余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又云黑水之西有連山

謂之夜來山極高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按此黑山亦在塞外漠北所謂慶州別是一地名非隋唐宋之慶州在今甘肅慶陽府境者慶陽不能南與達靼接境也

詩人玉屑卷十一木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嚦嚦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也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願借明駝千里足酉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駝足漁隱不攷妄爲之辨又云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作也又云木蘭歌最古然朔

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語已似太白非漢人也

劒器

杜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王漁洋據陳暘樂書以劒器渾脫爲舞曲解之名然此但以正序中劒器渾脫四字之句讀則可竟以劒器爲舞曲而非舞劒則不可考鄭嵎津陽門詩都盧尋橦誠齷齪公孫劒伎方神奇自注有公孫大娘舞劒當時號爲雄妙又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西河舞劒氣淩雲此並是唐人去杜甚近並以爲舞劒也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五卷云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劒氣同器胡旋胡勝又一百四十六卷云小兒隊二曰劒器隊衣五色繡羅襦褁交腳襆頭紅羅

繡抹額器仗桉器仗謂劒劒器用劒猶拋毬樂之用繡毬採蓮隊之執蓮花也（並見通考）又樂府凡鞞鐸巾拂之舞所持卽是鞞鐸巾拂則無疑乎劒器之用劒矣舊唐書音樂志云梁有跳劒伎吞劒伎今並存此亦謂舞樂鄭嵎劒伎之字所出也

飛花

杜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卻春此花謂柳花故能風飄萬點弟三句且看欲盡花經眼乃指桃李百花且如此解方不嫌重複太白詩不作飛空之落花又云十見花城雪並謂柳花也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此飛花更明言柳花凡解杜詩如虞伯生諸人及作

試帖者無不誤作桃李百花也

二喬

杜牧之銅雀春深鎖二喬喬字誤當作橋廣韻喬虜姓前代錄云匈奴貴姓喬氏代爲輔相又橋姓出梁國後漢有太尉橋元則喬別是一姓不得通橋姜白石詞且攜酒小橋宅橋字卻不誤吳志周瑜傳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裴注引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按此事在建安三年橋公卽是橋元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官三公者乃得稱公異西京之制故

鄭元傳孔融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中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按融所數皆西京人若東漢必三事大夫始稱公史文可按故魏志武帝紀建安七年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注載其祀文稱故太尉橋公與江表傳之稱橋公正以太尉在三公之列也否則同時更無他橋爲三公者漢末避亂者多至江表故橋公雖梁國睢陽人而二女得至皖又後漢橋元傳言元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則身後二女流離亦應有之事吾友陸祁生疑

橋公非橋元故詳論之

按魏志武帝紀敘帝微時事皆稱太祖蓋不可稱名故以後之廟號追敘前事後爲三公則文皆稱公進爲王則稱王此亦三公始稱公之證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朱育對濮陽興之問中述太尉山陰鄭公太尉上虞朱公而餘皆稱名亦一證

錦瑟

錦瑟一篇蓋義山五十後自序之作也五五十弦瑟最悲而已之身世已似之矣首二句點明年紀莊生句是悼王氏婦即轉韻詩憐我秋齋夢胡蝶以莊子有鼓盆之事故以自比悼傷後乃應柳仲郢東蜀之辟正義山五

十歲後事故有悼傷後赴東蜀遇雪詩又赴職梓潼留別畏之詩有柿葉翻時獨悼亾之句望帝云云正指東蜀也滄海句追記隨鄭亞在嶺表也藍田句追敘在河陽以前婦子之樂也通首皆追憶故先近事以及遠事即末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巳惘然也義山晚節編定生平之詩而以此篇冠首說者層層傅會愈理愈亂記從前有一家以為自敘故為順其意如此

宋廣平梅花賦宋元間人僞託

宋李忠定綱梅花賦序曰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覩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予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標

格淸高殆非餘花所及解語形容尤難爲工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云按此則廣平之賦久佚不傳今傳梅花賦其中多襲忠定之語如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俛或仰匪笑匪怒東郭愼子正容物悟又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皆李賦中句是通篇亦多襲李意知僞作自有藍本又按顏魯公宋文貞公神道碑曰十六歲時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至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濵賞嘆之曰眞王佐才也據此則

宋公十七歲登第碑言公薨於開元二十五年年七十五（舊唐書本傳亦言弱冠舉進士其薨年亦與碑同）以此知十七歲爲高宗調露元年今傳賦序云垂拱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云云謂武后時尚未登第已是繆說碑言作梅花賦爲味道蘇頲時亦不得有隨從父東川之說也王（志堅）謂今梅花賦爲明人擬作刻文致中然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廣平梅花賦二篇其一即今所傳之賦也又一篇絕異又用唐末宋初事通議亦斷爲他人所作則此二篇皆宋元間人依託南渡後典籍散佚附會遂多耳

近人妄改元白詩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此謂姚宋作相能薦賢用人也下句接云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言任女謁由宰相不得其人則廟謨顛倒由相公與由妃子相應今人選唐詩改相公爲至公非也樂天長恨歌節節蟬聯琵琶引處處戲斷中云水泉冷澀弦疑絕疑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此作一斷下接云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於無聲之後忽然有聲則乍破突出始字字有力今有改作此時無聲復有聲則語意膚近而云校自宋本今傳宋本長慶集不如此

裴晉公論昌黎文

唐文粹八十四卷載裴度寄李翺書曰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禮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挹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家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槪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

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諷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

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閒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覩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畧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何必遠關經

術然後騁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其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一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絶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

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勖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徹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棱裴之論文可云備矣其於昌黎之文獨致貶辭則以摹古太甚矯時過當如樊紹述之險怪無理昌黎稱爲文從字順各適職亦有心違俗之言永叔亦有此論蓋自李唐卜年三百宇縣統一政令分明時非短促之祚人有寬綽之心一代之製文全而體備氣協而聲和雖有正變之極皆具跨躒之美彼其條流可

得而等也唐之初葉王楊盧駱四傑競興然猶循徐庾之遺則振陳隋之逸響華美則有餘典重則不足張說蘇頲掾筆朝廷制作宏鉅可以消蕩淫靡黼黻隆平唐之文章斯爲極盛如楊炎獨孤及權德輿常袞之儔皆足方軌齊足同馳康莊至於蕭穎士李華亦有奇思而時多變聲獨後有陸贄以淸切對偶之文陳斟酌至當之理其氣極淸而不嫌於薄其詞甚備而不見其繁洞中人情悉合經義此翰苑一集爲不刊之書也至於柳州之文則蕭李之徒也若李翺孫樵力追韓氏規矩猶在尺度逾窘蓋以之陳廊廟不足以鋪鴻藻信景鑠也以之告天下不能使婦孺色動悍夫垂涕也徒有偃蹇

之形自示崖畧耳烏足重哉

阿

古人阿字多讀平聲故廣韵但載於七歌解爲曲也近也倚也老子道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阿皆言發語聲而阿與何韵漢書游俠傳寡婦左阿君顏注不作音則皆平聲廣韵何字下又云虜三字姓引後魏書阿伏于氏阿鹿桓氏阿史那氏阿史德氏凡加阿字皆發語聲六朝有阿耶阿嬭之稱皆由小兒之學語先作唯阿內則能言男唯女俞其呼小兒亦加阿字如阿侯之類後復加之輕賤者如呂蒙之爲阿蒙雲昭訓之爲阿雲大抵皆作平聲至唐人作近體如白香山盡日無人屬阿誰君家

阿那邊始作側聲讀如紅蘭三百九十橋十字讀平亦不見韻書蓋用方音近來北方多讀去聲如歌韻之阿變爲麻韻古麻韻半入歌韻半入虞韻梵音始有今麻韻之音而作去聲南方多讀入聲如壓六有如亞音者至元人作韵會小補阿始音屋而收入聲今人郤無此音也

孤令

黃山谷品令茶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見漁隱叢話孤令單獨也今俗作孤另非又陳傅良止齋文集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二云所謂湊額糴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其謂令項即今俗語之另項也

開柝

淮南原道篇廓四方柝八極高誘注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今作開拓拓是摭字之異文